

青瓜小记

潘群飞

一直喜欢青瓜,不只为其清脆甘爽的口味。每见他人围墙、铁门上自由攀爬的袅袅藤蔓,翠叶从里簇簇绚烂的明黄,总会怦然心动,仿佛再次邂逅那段无拘无束纯净透明的青涩时光。

早就厌倦了花盆、泡沫箱里的那些买来的花草了。我施肥浇水,搬进搬出,百般宠爱,它们依然病恹恹的,让人见了徒生伤感。今年暮春,索性把它们全体连根拔起,种上两支从邻居老伯那儿讨来的青瓜苗。

扎根菜饼打底的泥地里的青瓜苗,受宠若惊,满怀感恩地茁壮成长,以最快的速度伸出五六片手掌大的绿叶向我致意。有了青藤纤须,又像脚骨刚健的小孩,开始跌跌撞撞地到处跑。茎藤爬满了水泥地,还不知足,又昂头蹿上矮墙,在小瓦屋上乱奔。蓬勃的翠叶在风中忽闪忽闪的,展翅欲飞,越看越像意气风发的青春。

老人见了,急急地提醒我,要搭架子了,还要去掉嫩脑,否则将来青瓜长不大,还弯七弯八的。我才不管呢,让它们疯去吧,“愿意开一朵花,就开一朵花,愿意结一个瓜,就结一个瓜。若都不同意,就是一个瓜也不结,一朵花也不开,也没有人问它。”只把墙外的几根绿茎拽回来,放在窗户和矮墙间几条废弃的毛竹上。它们倒也听话,两三天后就给我“搭”了个绿棚。青瓜花一律五瓣,雄的硕大,昂头向阳,雌的小巧,暗藏叶丛。听人说,好像还要人工授粉,我可没这闲心,让它们自由恋爱吧。

真心喜欢小院里的青青世界,水缸静卧,竹椅闲放,“弱藤牵碧蒂,曲项恋黄花”,安宁幽静里透着勃勃生机。有空时,常在绿荫下捧书静读,赏花拍照,一呆就是大半天。当然蒙头小睡,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烦闷时,斜倚门框发呆,目光跟着袅袅青藤走出小院,畅游蓝天白云。阳光有时也会钻进来,斑驳的亮点在身上跳来跳去,总能逗得我开心起来。

困在钢筋水泥笼里的城里人似乎更渴望、留恋这一抹抹清新纯朴的自然气息。在林立的高楼间行走,不经意抬头,总会与缠绵在钢窗上的绿叶黄花不期而遇。我有一网友就爱在阳台上种菜。她是推销保险的,每天口干舌燥,身心疲惫。阳台泡沫箱里的一长溜泥地成了她解乏的乐土。下班后,松土施肥浇水,看着毛竹架上青藤袅娜,花儿自由绽放,瓜果嫩绿逼人,她说,她那疲惫的心就会如九月的夜空,星光灿烂,明亮清爽。

大概是没听老人言,由着藤蔓自由散漫的缘故,结出的青瓜模样不太标致,大小不一,弯直皆有,可我依然满足,况且味道还不错哩。不管是从口味还是营养角度讲,青瓜的最佳吃法是生吃、凉拌,最多小炒。我家青瓜历来只有一种吃法。洗净,带皮切条,腌几分钟,洒几滴白醋,加麻油味精搅拌均匀即食,吃起来甜丝丝,酸溜溜,清淡多汁好滋味。

“饕之美,在于清淡,清则近醇,淡则存真。”清淡最能体现食物的真味,最大程度地保存食物的营养成分,还可以有效减少身体负担,使人神清、气爽、胃畅、少病。其实,人生欲望的口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总第 5681 期 本版摄影 安澈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

神奇的鱼腥草

葛岱绿

一次散步,在山边低洼处发现了鱼腥草,带回家后养在瓶子里,数月不见枯萎。心形的叶片,沿着茎一路葳蕤。它在水里养久了,还生出许多枚小小的嫩叶。这种看似普通的草,在我家备受欢迎。如果谁感冒发烧,就立即用上它。鱼腥草是一味天然良药,堪称神奇的植物抗生素。

古代记载这种草药:“生湿地,山谷阴处亦能蔓生,叶如荞麦而肥,茎紫赤色,江左人好生食,关中谓之菹菜,叶有腥气,故俗称鱼腥草。”它气味独特,初次闻,令人生厌,一旦品尝过后,可能会吃上瘾。取其新鲜肥嫩的茎叶,濯洗干净,加调料凉拌,脆嫩鲜香,是一道令人回味的开胃小菜。在南方的一些地区,鱼腥草又叫折耳根。

我的家乡在浙江沿海。每年,我都会特意上山采集鱼腥草。春暖花开时,它探出青翠碧绿的枝叶,在风中摇曳生姿,丰美绰约。水库旁边阴凉潮湿的地方,正是它栖居的好去处。只要发现一两株鱼腥草,就能找到绿茵茵的一大片。鱼腥草的根茎,在地底下如游蛇般四处蔓延。我每次采集,往往都满载而归。新鲜的一次吃不完,就留一些种在庭院里。另外的一些晒制成干,储存备用。偶尔风热感冒时,就取一把鱼腥草泡茶,或煎汤喝。

在城里的超市,也能见到鱼腥草。在各式的蔬菜旁边,它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出入红尘,白色的根须,千丝万缕,缠绕在一起,光阴一般悠长,宛若仙风道骨、皓首童颜的长者,肩负悬壶济世的使命,慈悲地降临人间。我见了它,心里欢喜,顺便买下一些,回家或炒或凉拌着吃。

古时候,鱼腥草作为野菜,悄然走进寻常百姓家。有文字记载,江浙一带的人热衷于吃菹菜。菹菜,就是鱼腥草的别名。南宋诗人王十朋有一首《咏菹》:“十九年间胆厌尝,盘馐野味当含香。春风又长新芽甲,好撷青青荐越王。”可见卧薪尝胆的勾践也喜欢吃菹菜,在当时众所周知。越国的古都绍兴,有一座戴山,曾留下过当年勾践采菹的足迹。

我外婆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:清炒鱼腥草。从超市里买来白色的鱼腥草根,洗净后急火速炒,加少许糖醋酱油,须臾间清香四溢,一道风味独特的美食,装盘待吃。九十一岁的外婆,耳不聋眼不花,思维清晰,在家行动自如,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,也不见复发。或许得益于神奇的鱼腥草。

炎炎夏日,我一边码着字,一边悠闲地呷了一口“凉茶”——鱼腥草干泡出来的茶水,甘甜爽口,清火润肺,不禁身心一片清凉。

家有大厨

汪燕红

暑假,老公下定决心,决定自力更生,自己烧菜,学做大厨,来安抚自己那难伺候的胃。为此,他买了厚厚一摞厨艺书,每天买菜前翻一翻,翻到自己想吃的菜,就依样画葫芦,从市场里把主材、配料全买来。若我在家,大厨是不出手洗菜的,他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我,包心菜要用手撕,不能用刀切,手撕要比刀切好吃。这时的他是绝对的权威,一丁点的疑惑都不能产生的,否则大厨要生气的。

我洗好菜,整理成半成品后,他把买来的书全摊开在餐桌上,翻到自己要烧的菜,温习后对我说,他要烧金边白菜,香菇白菜,把新买来的一袋香菇挑几只浸泡入水后,才发觉香菇短时间泡不开,就一个劲地夸金边白菜的好处,说吃了后通便润肠,菜色美艳,营养丰富,让我想象白菜有金边该多美。我瞄了眼他温习的内容,发现他夸得天花乱坠的图片旁写的是白菜的烧法,可他买来的是包心菜。

包心菜下油锅后,菜在锅里哧哧响,他埋头在餐桌前突击学习,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回味,嘴里念念有词,先放盐,盐要几克,转身到厨房,用调羹放了一勺盐,然后再翻书,看接下来的步骤,看他在厨房,餐桌前转来转去,转得我脖子酸。乐得偷懒,在旁边收拾,左整整,右整整,我还没收拾好,感觉才一会儿的工夫,菜全上桌了。猪肝有股腥味,一问,他翻书后恍悟,是忘了加料酒。烧好的鱼里总有些鱼鳞和鱼鳃被遗忘。可菜色看上去花花绿绿的,倒是漂亮了许多,不像以前凭感觉所烧的菜般清一色是惨淡的水汤。

这次他下定决心要改变,菜的味道一下子从清淡系列转变成了重口味。以前他烧的菜里盐要少,少得尝不出来,味精不能放,那东西吃了影响健康,汤要大,暖胃。结果,烧出来的菜失去了菜本身的味道,好像他烧的每样菜都差不多,都是水的味道。白菜、青菜像青草,鱼腥鱼鳞难入嘴。为了哄他继续烧菜,我总是装出好吃的样子努力吃,往往他自己吃不下去了,又不想说自己烧的菜不好吃,只说,我们去孩子外婆家改善下伙食吧,老自己烧,太累了。

这次暑假,他在孩子外婆家吃了几餐后,彻悟,烧菜是门技术活,需要学习。

这几天,他一直埋头厨房,兢兢业业学习烧菜。家里买了什么菜,回家后不需要看餐桌,只要看看厨房的地砖就知道了。地上有鱼鳞和鱼血,说明等会儿桌上将有盘鱼。地上有小块菜,说明今天买了菜。地上水一大片,说明菜式丰盛。

烧着烧着,倒让他琢磨出了一道私房饭。他做的扬州炒饭特好吃,蛋色黄灿灿,一小片一小片切得很规则,玉米、蚕豆水嫩新鲜,香肠的香味融入了米饭里,他又不吝啬佐料,一勺饭里有半勺是佐料,吃口炒饭,喝口紫菜汤,让我和小儿忍不住吃了一碗又一碗,喜得他每天做炒饭。

家有大厨,正在成长中。看着他这几日新学的菜式,我渐渐对他有了些期待。



永鸣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53

这个村庄处于底格里斯的三角地带,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椰枣树,一条小公路,下个坡。就是几家院子,阿布说,那几家全是他亲戚,这种鸡犬相闻的景象,让我想起传统的中国农村。

阿布家的院子还是老样子,只是收拾得整洁了些,连着房子有一层平台,放着几张长条凳,下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小院:院子里有秋千,还种了些柠檬树、苹果树。

我们进了院子,阿布和他家人热情地迎出来,他的老母亲今年85岁,嘴里叼着烟,看着我们不停地乐。阿布有五个孩子,除了大儿子艾哈迈德,还有三个女儿,一个小儿子。阿布以前说他有两个老婆,其实只有一个,另一个从未正式结婚,只是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,后来分开了。阿布的妻子看上去比十年前还要年轻,我调侃阿布说:“你是不是换媳妇了?怎么这次见面,又年轻又漂亮?”阿布嘿嘿地笑着。

一进院子,我就看到了曾经的汽油发电机。阿布激动地说:“水,这发电机之前我一直不敢用,随时准备着你们回来还要用的,后来战争爆发,我们这一带全都停电。大夏天我老婆生孩子,家里没电,什么事都做不了,我就自作主张用了,它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!”

这些年我跟阿布合作,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他的镜头感,他跟我说话时,一旁有摄像机在拍,他立刻就能对着镜头用他那点中文激情澎湃:“谢谢CCTV, CCTV牛!你们是我的好朋友!”

那天,我们按照阿拉伯的传统,在客厅席地而坐,吃着十年前还是奢侈食物的新鲜巴格达烤鱼。阿布穿着一件淡米色的西服,配条彩色的领带,兴奋得像过节一般,很亮眼地晃来晃去,里外张罗。挨个给我们端茶。饭后,我们在阿布家采访了城防司令,然后在院子里摆上两杯茶,我就跟阿布聊开了。

阿布所经历的战争,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伊拉克人并无二致。他说,战争爆发时,村里很多人拿起武器到村头抵抗入侵的美军,发生了激烈战斗。2000多村民,死了200多人。他虽然没有参与,但夜夜不能寐。后来,美军占领了这里,他的生活一度非常拮据,只能带着全家去叙利亚投奔亲戚,待了一段时

间,因不适应异乡漂泊和种种歧视,又回到了伊拉克。

这么多年,阿布一直没有正式工作,靠打零工维生。每年10月,他会帮法国的一家展览公司,制作在伊拉克大型国际展的展厅,从搭建、布置到筹划,都归他负责。一年干这么一单,能养他全家大半年。其余时间,他零零散散地打短工,也曾跑到越南和印度做些生意,总的来说,十年来,他的生活没有特别大的起色。

交谈中,他指着自家两层小楼上加盖的第三层,不无忧虑地对我说:“我的大儿子长大了,在伊拉克,男人25岁也该成家了,他连媳妇都没有,我要对他负责。让他将来娶了媳妇有地方住。”

我问他,为什么不找个好工作?他有些沮丧:“我50岁了,战后到哪儿找工作都碰壁,人家要么嫌我岁数大,要么嫌我没专业。伊拉克现在很腐败,没路子,不塞红包,门儿都没有。”阿布是上过学的,据他自己说,他是博士,身边的人也真的管他叫萨米尔博士。他的真名叫萨米尔·艾哈迈德·基布利,但他习惯自称Abu Ahmed,意思是艾哈迈德他爹。我为了方便,也就一直叫他阿布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